

## 印尼改革時期（1998-2018） 穆斯林婦女頭巾穿戴風格的變遷\*

邱炫元\*\*

### 摘要

現代穆斯林婦女頭巾的穿戴乃根據伊斯蘭法對女性服裝的要求，它不但是婦女服飾規範，更是穆斯林社會宗教管理、性別關係、性道德與商業邏輯等錯綜複雜內涵之呈現。本文旨在探討印尼自 1998 年 5 月蘇哈托政府結束長達三十二年威權統治後，邁入所謂的「Reformasi Era」（改革時期）後，其民主化、經濟自由化，以及伊斯蘭復興改革的潮流如何形塑婦女頭巾穿戴風格轉變的歷史。首先簡要回顧蘇哈托新秩序時期，在世俗價值與威權政治壓迫下，民眾因為疏於深入理解伊斯蘭教義，從原先認為頭巾的穿戴與時代脫節，轉而認知頭巾具有自我信仰意識覺醒的意義與抵抗世俗政治權威的象徵。接著探討改革開放之後，隨著伊斯蘭復興思潮的深化，印尼境內幾個區域對地方伊斯蘭法的強化，導致頭巾穿著的要求益加普及。而印尼伊斯蘭意識的保守轉向遂導致頭巾穿戴的要求對婦女身體產生更多約束。同時，因為印尼經濟的快速發展、都市中產階級的崛起，以及印尼穆斯林社會與伊斯蘭經濟的媒合所產生的頭巾產業與時尚，對原先具有保守管制性的頭巾穿戴要求提出新的挑戰。儘管如此，傳統保守穆斯林未能完全包容其開放意涵，轉而批判時尚頭巾。藉由探索印尼過去二十年（1998-2018）的變革歷史中頭巾穿戴風格政治，此論文當有助於理解印尼伊斯蘭復興改革運動中宗教、政治與商品化現象的新動向。

關鍵詞：穆斯林婦女、頭巾、蘇哈托、伊斯蘭復興改革、消費文化、伊斯蘭時尚

---

\* 本文乃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印尼穆斯林消費文化：伊斯蘭時尚的發展」（106-2420-H-004-034-）之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在改革時期 1998-2018 二十年間的歷史變革，但一小部分延伸到 2019 年的頭巾發展現象。

\*\*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jab Style during the Reformasi Era (1998-2018) in Indonesia**

Chiou, Syuan-yuan<sup>\*</sup>

###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haria (Islamic law), wearing Hijab (headscarf) is religious obligation upon Muslim women, while reflecting complicated impact on the Muslim society in the aspects of religious norms, gender relations, sexual morality, and business logic.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in Reformasi Era the democratization, economic liberation, and trends of Islamic revival have resul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Muslim women's Sharia dress, i.e. the Hijab style. It first review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New Order era in that Muslim society was compelled to draw out of Islam under secular and authoritarian repression in politics, and Hijab was deemed old-fashion let behind the societal progress. However, this negative attitude changed gradually throughout the growing concept of Hijab as a symbol of Islamic awareness and resistance to the repression of secular authoritarianism. Due to the wide spread of revival trends, the appeal of implementing Islamic law in some provinces (Perda Sharia) has made Hijab mandatory for Muslim women in public sphere. As a result, the disciplinary regulations became more repressive to the secular-oriented women. Furthermor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Muslim middle class facilitated the rapid growth of Halal economy that increased market demand for Hijab fashion. It therefore challenged the traditional conservative dress of Muslim women, and caused more criticism from the religionists in terms of Islamic morality. To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onesian Hijab style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1998-2018) will certainly shed new light on the significant phenomena of religio-political relation and commodification of religion in the Indonesian Islamic reform and revival.

**Keywords: Muslim Women, Hijab, Suharto, Islamic Revival and Reform, Consumer Culture, Islamic Fashion**

---

<sup>\*</sup>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壹、前言

執政三十二年之久的蘇哈托（Suharto, 1921-2008）下台後，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印尼，在 1998 年之後開啟了新的「改革年代」（Reformasi Era），印尼穆斯林社會在經歷幾年政局不穩定的混亂後，也進入了波瀾壯闊的民主化與伊斯蘭復興運動的歷程。<sup>1</sup> 這當中，婦女與性別平權乃是印尼改革重要議題之一。在民主化的進程中，印尼國家與社會對過去新秩序時期被威權體制所壓迫的人權、族群文化自主、兩性平權及宗教壓迫等各項議題進行改革。中央政府對地方的管制鬆綁及社會更加開放後，不同信仰認同與主張的穆斯林團體相對得到更多宗教自由空間，一部分卻轉向保守立場，提出許多道德訴求與主張，包括對性道德、女性身體的監管，以及父權體制的鞏固。如同全球伊斯蘭運動風潮，印尼穆斯林婦女的服飾問題，不但是印尼穆斯林婦女在伊斯蘭教義導引與虔信的深化下之個人宗教自主意識的展現，也經常會被穆斯林社會檢討伊斯蘭倫理是否落實的指標，因此頭巾議題常常被保守激進的穆斯林組織作為政治訴求。

本文探討改革開始後的二十年間（1998-2018），印尼穆斯林婦女的頭巾穿戴潮流轉變的歷史發展，從穆斯林女性經驗出發，檢視宗教、政治、經濟與社交媒體的力量，如何交織導引、開啟或宰制穆斯林婦女頭巾穿戴的自主權；而這些制度性的力量對女性主體性與身體的影響，又如何呈現於穆斯林女性服飾的論述（discourse）與形象？<sup>2</sup> 現代穆斯林婦女服飾穿著的要求，除了源自古蘭經、聖訓及伊斯蘭法學的立場，同時也受到現代時尚潮流與美學風格的影響。當代印尼穆斯林婦女服飾在面對政府法規、宗教學者詮釋、伊斯蘭法規範和時尚美學的多重影響，又如何在傳統婦德與時尚現代性的觀點中抗拒與妥協，掌握她們認為最「得體合儀」的穆斯林

---

<sup>1</sup> 一般印尼研究者習慣將 1998 年 5 月後印尼前總統蘇哈托下台之後的歷史分期稱之為「後蘇哈托時代」或者「改革時期」（Era Reformasi），來標誌推動的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的系列改革。但自從 2019 年印尼總統大選結束後，發生了激烈的街頭暴力抗爭，以及在總統大選前保守穆斯林團體所進行的諸多政治抗爭，使得論者對印尼民主改革的信心產生動搖，因此也有人懷疑改革時期是否已經終結？

<sup>2</sup> 林美香從中古晚期至歐洲十七世紀人文學者、宗教改革者如何對討論服飾所傳達的象徵性語言，以及從政府法令和大眾作品考察一般如何描述與評論服飾，來討論服飾如何成為被思考和討論的主題，從而擁有豐富的「論述生命」（discursive life）。林美香，《身體的身體：歐洲近代早期服飾觀念史》（臺北：聯經出版社，2017），頁 45。

服裝？頭巾穿戴除涉及婦女美德與時尚美感外，也反映在印尼穆斯林對女性身體遮蔽與暴露背後的集體美學與道德判準，而展示策略與遮蔽管制間各種主張與不同力量的糾葛與論辯，又如何反映出大眾對於穆斯林女性服飾所崇奉的美德或嫌棄的羞恥感之各種好惡之「感知的配置」（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sup>3</sup>

正如荷蘭學者 Martin van Bruinessen 所言，新秩序時期結束後，印尼穆斯林社會的發展顯示出西化、阿拉伯化與在地化的宏觀轉化趨勢。van Bruinessen 認為伊斯蘭傳入印尼的來源地非常多元，如中東、南亞甚至是中國的伊斯蘭文化，因為航海貿易，匯聚成今日印尼「群島伊斯蘭」（Islam Nusantara）的多元風貌。這種多元的群島伊斯蘭顯示印尼並非純是「一個外來文化被動的接受者」，這些「借用植入是有選擇性的，在原有印尼文化脈絡下具有意義的新元素才會被接納，這些被借用植入的元素往往產生特定的在地轉化」。<sup>4</sup> van Bruinessen 更指出，改革時期印尼的宗教自由促使更多的穆斯林與中東的激進穆斯林組織再連結，並形塑新的伊斯蘭運動跨國網絡，也出現了所謂的印尼伊斯蘭的保守轉向。<sup>5</sup> 若將印尼穆斯林的頭巾風格置於 van Bruinessen 所揭示的印尼伊斯蘭的三個宏觀歷史框架，就如同當代印尼時尚產業的發展一樣，它整合了印尼本土的蠟染布風格、西方與全球化的服裝設計風格，<sup>6</sup>也同時受到伊斯蘭中土（中東）所產生伊斯蘭復興的影響。因此，本文擬回應、探問改革時期的二十年間，印尼穆斯林婦女頭巾穿戴風格如何於印尼在地群島伊斯蘭服飾文化傳統、原教旨主義式的簡約自斂，以及全球化時裝產業影響下的繽紛華麗等潮流的匯聚與影響下，展示了哪些頭巾穿戴風格轉變的樣貌？

<sup>3</sup> 張小虹以法國哲學家洪席耶（Jacques Ranciere）「感知的配置」（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這裡採取跟張小虹不同的譯詞）的概念，討論晚清到民國時代，在新舊交替與中西交雜的轉折過程中，對於髮辮、纏足、時裝美人、女裝的美醜討論，如何反映出中國在面對西方跟自身時尚現代性的需求，交纏在欽羨西方（現在）與以中國（傳統）為恥的複雜美感價值判準的更替交疊狀態。參考：張小虹，《時尚現代性》（臺北：聯經出版社，2016）。

<sup>4</sup> M. van Bruinessen，〈全球化世界的印尼穆斯林：西化、阿拉伯化與在地化之回應〉，《成大歷史學報》，第 54 號（2018），頁 8。

<sup>5</sup> M. van Bruinessen, ed.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in Indonesian Islam: Explaining the Conservative Tur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3).

<sup>6</sup> Alessandra Lopez y Royo 在她的印尼服裝時尚史中，強調三個重點，雖然在印尼當代時尚產業中，穆斯林服飾很重要，但是在這之外，印尼時尚歷史應當兼顧到蠟染織品的傳統和當代全球服裝設計對於印尼時尚產業的影響，而不能只把穆斯林服飾當成主要的代表性。而更重要的是，印尼的服裝時尚絕不能被當作全球時尚的邊陲繼受地。反之，印尼本身有其獨特的融會全球與本土文化元素的創新能力。參見：A. Lopez y Royo, *Contemporary Indonesian Fashion: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9).

本文先以印尼新秩序時期的結束作為歷史起點，簡略回顧新秩序時期（1967-1998），印尼政府對伊斯蘭的治理如何牽動對於穆斯林婦女穿戴頭巾的官方態度。其次，1998 年蘇哈托下台後的改革時代中，民主化與伊斯蘭運動並行時，民間女性平權呼聲的出現、受惠於民主化下的社會與政治空間、伊斯蘭組織更多宗教與政治訴求之自由等現象，將從中央與地方政府層級檢視政府政策如何受到對監守與規訓婦女的道德感所驅使，熱切地立法規範有關女性身體裸露展示、性關係與頭巾穿戴的議題。第三，改革時期的經濟發展與穆斯林中產階級的崛起，促進清真消費的需求，在網路社交媒體行銷與伊斯蘭時尚代言者的推波助瀾下，如何形塑印尼穆斯林婦女衣著風格的自我展現？最後，穆斯林婦女上傳到社交媒體的影音與圖像，又招致了那些反對跟質疑的聲浪？當清真生活風格在印尼日趨普遍時，印尼快速的經濟發展與都市化所引發的貧富差距和穆斯林青年在都市生活中的疏離，既出現索求信仰更加深化的原教旨主義（Salafism）運動，也出現穿戴遮蔽更多女體部位的頭巾現象。而且，在過去二十年婦女頭巾穿戴風格變遷中，又預示了哪些印尼穆斯林社會發展的新動向？

## 貳、戰後至新秩序時期的頭巾穿戴

1970 至 1980 年代正是伊斯蘭中土復興運動開展的重要時期，但蘇哈托政府對伊斯蘭採取高壓去政治化的策略遲滯了印尼伊斯蘭的發展。然而，基於印尼憲法所保障的信仰自由，並未全然禁絕穆斯林的宗教活動，因此若干伊斯蘭宣教團體便進入校園，一方面迴避政治高壓的鋒頭，另一方面則在校園進行伊斯蘭教育和宣教的活動。<sup>7</sup> 1970 年代晚期在西爪哇知名的萬隆理工學院工業工程系教授 Imaduddin

---

<sup>7</sup> 蘇哈托透過美國暗中支持的力量透過軍事政變取得政權，雖然在一開始與穆斯林團體合作，透過圍剿蘇卡諾背後的印尼共產黨力量來鞏固統治基礎。但是蘇哈托政府基本上是奉行印尼的建國五原則，強化其中的世俗民族主義為國家意識形態的軍事威權體制，規範伊斯蘭群體不得主張實施伊斯蘭法或是奉伊斯蘭為國教。蘇哈托在 1973 年將印尼穆斯林群體組織的政黨予以合併為「聯合發展黨」（Partai Persatuan Pembangunan），並逼使這些政黨不得將伊斯蘭主義（Islamism）作為政綱，且透過扶持執政黨 Golkar 與提供穆斯林社群經營清真寺的資金或是出國朝聖的免費機票等小惠，以削弱聯合發展黨的國會席次。另一方面，對於那些敢於反抗政府的穆斯林組織則視為顛覆政權，直接予以取締解散。M. v. Bruinessen, “Islamic State or State Islam? Fifty Years of State-Islam Relations in Indonesia,” in Ingrid Wessel, ed.,

Abdulrahim（1931-2008），便於其任教的校園內設立 Salman 清真寺，並同時創立一種密集具有宣教情操的課程，教育學生，培養宣教種子。課程參與者除了大學生外，還有高中女生慕名而來。那些女生受到課程的啟發，認識到穆斯林婦女有穿戴頭巾遮蔽羞體的宗教義務，因此決定開始要穿戴穆斯林頭巾。其實，原本爪哇的傳統服飾就有一種利用薄紗或蠟染布將脖子與頭部圈圍的 *Kerudung*，而根據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1950 年代在東爪哇的田調中，觀察到一些虔信的穆斯林婦女會帶著這樣的圍巾聚會。但是這群從 Salman 清真寺走向高中校園的女生在 1979 年決定穿戴起比較接近中東風格的 *Jilbab*，從頭部延伸下來至少罩住上半身。這種風格的頭巾在當時挑釁了軍事威權統治的世俗化氛圍，由於伊斯蘭受到政府權力的遏制，許多民眾非但不認為穆斯林婦女戴頭巾有何重要性，還將之斥責為落伍荒誕。

在政策上最明顯的就是規範政府部門的女性職工不得於上班場合穿戴頭巾，以及中小學的女生亦不得穿戴頭巾上學。可是，這幾位高中生在校園堅持戴頭巾，她們後來受到校長與師生的責難，施壓不得戴頭巾到校。這些學生的堅持最後甚至驚動軍事情治部門，懷疑這些學生可能參與伊斯蘭政治組織活動。儘管學生們認為她們是基於宗教信仰和本身的權益穿著穆斯林服飾，可是學校和政府當局卻認為這些舉動不純然是宗教性，而是具有反抗政府的政治意涵。<sup>8</sup> 在民間，不論是穆斯林或非穆斯林，不少人認為頭巾只是來自於中東的服飾傳統，既非伊斯蘭傳統，也無關印尼服飾傳統淵源，無法彰顯印尼本土服飾特色，更不適合印尼的民俗，因而認為印尼穆斯林婦女戴頭巾本身就是一種宗教狂熱與極端的表現。<sup>9</sup>

通常，時這些學生的父母多半並非很虔誠的穆斯林，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堅持而造成衝突，期待他們息事寧人，脫下頭巾，專注課業學習。除了這幾位高中生受到刁難外，根據一位女大學生回憶在當時沒有特別允許穿戴頭巾的世俗性萬隆理工學院校園中穿戴頭巾所遇到的處境，她說周圍的人簡直把她當成癲瘋病人對待。此外，還有甫獲得應聘的大學女性講師，因為頭巾受到學校主管的歧視。<sup>10</sup>

---

*Indonesien am Ende des 20. Jahrhunderts* (Hamburg: Abera-Verlag, 1996), pp. 19-34.

<sup>8</sup> D. Hamdani, *Anatomy of Muslim Veils: Practice, Discourse and Changing Appearance of Indonesian Women*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1), pp. 84-86.

<sup>9</sup> S. Brenner, "Reconstructing Self and Society: Javanese Muslim Women and 'the Veil',"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23, No. 4, 1996, pp. 673-697.

<sup>10</sup> D. Hamdani, *Anatomy of Muslim Veils*, pp. 58-75.

由於紛擾甚多，印尼政府在 1982 年頒行一道類似「學生制服穿著指引 (SK No. 052/1982)」的行政建議，勉強允許女學生可以穿長袖長裙，並用一塊布巾把自己的頭部包起來。事實上，這個指示既不具強制性也無罰則，但當時的學校拿這個行政建議拿來當作反對學生穿戴伊斯蘭頭巾的根據，既無視其中容許可以把頭髮包起來的裝扮，更進一步把這個不具強制性的指引當作行政命令來擴大運用。<sup>11</sup> 然而，堅持穿著頭巾的學生卻得到校外社會人士支持，最後甚至到教育與文化部抗議。對於學生穿戴頭巾上學的問題，印尼政府內部的意見也不完全一致，當時半官方的「Majelis Ulama Indonesia」(印尼宗教學者議會) 支持學生可以戴頭巾到校。1980 年代，許多穆斯林學者挺身詮釋女性穆斯林為何需要穿戴頭巾，以及辯析傳統爪哇頭巾和中東風格頭巾之間，到底要怎麼穿比較適合印尼的國情。但是教育部與國會等主流意見仍站在世俗化立場反對，公立學校並未鬆綁既有的禁令。<sup>12</sup>

直至 1990 年代，支持與反對學生戴頭巾的爭議仍紛擾未歇，但是如此禁令在新秩序時期的最後幾年，因蘇哈托本人為了尋求更多穆斯林社群的政治支持而慢慢解禁。<sup>13</sup> 1991 年蘇哈托的女兒 Siti Hardiyanti Rukmana 從麥加朝聖回來後，以穿戴頭巾的公開形象呈現在媒體上，這個訊息預示印尼政府準備為印尼軍公教女性工作人員在政府機關不准穿戴頭巾解禁。同年二月，印尼教育與文化部頒發新行政命令 (SK 100/1991)，同意公立中小學女學生可以穿長袖與長裙和戴頭巾的學生制服到校，政府機構與公立學校穆斯林婦女穿戴穆斯林服飾因而正式被允許。<sup>14</sup> 由於蘇哈托轉向尋求更多穆斯林社群的支持，這個鬆綁校園穿著穆斯林服飾的規定，被穆斯

<sup>11</sup> 當時有一位異議分子批評政府說，那些穿比基尼泳裝的，恐怕更加不合時宜，卻也沒看到政府責難，反倒是穿戴穆斯林頭巾的婦女被政府將她們恐怖化，並嚴厲地視為威脅。D. Hamdani, *Anatomy of Muslim Veils*, p.75。

<sup>12</sup> 此時，爪哇社會興起一股將戴頭巾女人汙名化的道德恐慌，謠傳有一些戴頭巾的女人會到傳統市場發放有毒的食物害人，認為這些戴頭巾的女性動機可疑，威脅社會治安。1989 年，西爪哇有一位習慣戴頭巾上班的國中老師，因為戴頭巾到市場被民眾懷疑而被保全扭送警察局。D. Hamdani, *Anatomy of Muslim Veils*, pp. 78-79。

<sup>13</sup> 1990 年代時，蘇哈托逐漸感受到再也無法完全控制軍方，於是師法蘇卡諾與印尼共產黨結盟以抗軍方的策略；但這回蘇哈托結盟的是昔日他所厭棄的穆斯林菁英，所以讓他的副手也是當時的印尼副總統 Habibie 來主導策畫，在 1990 年 12 月成立一個民間團體「穆斯林知識分子協會」(Ikatan Cendekiawan Muslim Indonesia, ICMI)，邀請 1960 年代的穆斯林學運世代和當時參與伊斯蘭政黨 Masynmi 的穆斯林菁英、具穆斯林背景的官員與公務員，以及一些對新秩序政局發展和凌虐人權的問題批判者加入。蘇哈托此舉當然意圖攏絡穆斯林政治菁英來為他的延任鋪路。M. van Bruinessen, "Islamic State or State Islam? Fifty Years of State-Islam Relations in Indonesia," pp. 19-34。

<sup>14</sup> D. Hamdani, *Anatomy of Muslim Veils*, pp. 90-101。

林團體視為他們的勝利，值此政策轉向氣氛，印尼社會也感受到政府對穆斯林頭巾的態度已經放鬆，於是越多名人也願意在公開場合或媒體上穿著穆斯林服飾出現。

美國人類學家 Suzanne Brenner 1993 年在中爪哇日惹和梭羅訪談一群參與校園穆斯林社團的女大學生和畢業生，發現她們對印尼伊斯蘭的發展以及自身穿戴頭巾賦予多重意義。第一，她們認為印尼穆斯林應該追求屬於自身所發展出來的伊斯蘭現代性，此現代性觀念並不認為西化為唯一的發展途徑，邁向現代化不必然意謂世俗化，而是應該能夠讓伊斯蘭信仰與穆斯林社會的現代化並行，但這不表示要回到爪哇傳統的光榮過往或是恢復當地的 Adat（舊慣），反倒是正信穆斯林應該遠離融合爪哇信仰習俗的爪哇伊斯蘭傳統。<sup>15</sup> 第二，這群女性穆斯林意識到爪哇社會把頭巾當成怪異服裝的偏見，但也認為她們的選擇是基於對自我信仰產生「Kesadaran」（覺醒）後的高度自決，因此更要以身作則，展現更新穆斯林女性的聰慧形象，讓社會重新瞭解戴頭巾的宗教意義。第三，這種身心自我喚醒與改變，讓她們在自述戴上頭巾的心理和靈性感受經驗，產生了類似「自我再生」（rebirth the self）的改宗敘事，篤定自身的改變是一種充分覺醒之後的個人自決。不過，這群年輕女性同時提到，戴頭巾時也不斷在提醒周遭人群她們信仰的虔誠度，也因此讓她們更加在意平日的言行舉止，更加動見觀瞻，無形中也把自己推進一種內外交迫規訓（discipline）的處境。<sup>16</sup>

新秩序末期，一股強大力量要求檢討蘇哈托威權統治的問題，以及政府對於伊斯蘭的控管，恢復穆斯林信仰自由與公開宣教。這些聲音逐漸將伊斯蘭動員的力量轉化為對蘇哈托世俗性政府體制的批判，許多年輕穆斯林婦女，尤其是女大學生將戴頭巾視為抵抗威權體制，以及藉此表示無法苟同蘇哈托政府樹立的履踐妻職和母職的理想爪哇婦女形象，於是頭巾穿戴同時突顯宗教、文化與政治意識的覺醒。此外，在新舊體制劇烈轉變之際，穆斯林婦女有更多機會參加公開的政治活動與社會運動。頭巾事實上提供給她們在一個混亂時代的心理屏障，讓她們在這些場合中不需要考慮到男女之別，又能自在而不會覺得拋頭露面，飽受男性的注目。

<sup>15</sup> Adat 泛指東南亞在伊斯蘭化之前的南島文化傳統習俗，荷蘭殖民統治時期有意將 Adat 和伊斯蘭法區隔開來。Adat 在中文裡面也可翻譯為傳統，但因為日本在台灣的舊慣調查師法自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印尼殖民所實施的各族群傳統禮俗與法律制度的調查，因此本文採「舊慣」的措辭。

<sup>16</sup> S. Brenner, "Reconstructing Self and Society: Javanese Muslim Women and 'the Veil'," pp. 673-697.

## 參、伊斯蘭道德狂熱與地方伊斯蘭法之實踐

歷經 1980 年代以降印尼逐漸開展的伊斯蘭化，在新秩序時期結束後初期，Nancy J. Smith-Heffner 在日惹觀察到，穿戴頭巾的穆斯林婦女比例明顯增加。她以日惹 Gadjah Mada 大學校園的觀察推算，1970 年差不多只有百分之三的女學生戴，但是到了 2001-2002 時，差不多已經有六成戴上頭巾。<sup>17</sup> 在新秩序甫結束的改革初期，印尼婦女的教育程度已經大幅提升，加上累聚二十年的校園伊斯蘭宣教運動，女性有更多伊斯蘭自我意識的提升，穿戴頭巾對印尼穆斯林婦女來說，非但不是自我隔絕，反是順應自身教育程度的提升和參與公共事務機會的趨勢。然而，1998 年新秩序時期終結，印尼的民主化，雖然一方面重啟社會檢討過去專制威權的弊病與重建人權的呼聲，當中也包括關注女性地位不平等問題與改進倡議，但是民主化浪潮卸除了蘇哈托時代對伊斯蘭的設防與壓制後，卻也同時讓這些激進穆斯林團體更加無所顧忌。

1998 年之後的改革時代，印尼社會的民主化讓印尼社會開始彌補過往威權時期的政治高壓所造成的各種不平等現象。可是，當政府卸除了對伊斯蘭組織政治參與的禁制，各種不同立場與派性的穆斯林團體便開始宣揚他們伊斯蘭教義的立場、改革主張與宗教自由的訴求。在這種民主化百家爭鳴與伊斯蘭運動再起交織的環境中，保守激進的穆斯林團體亦有立足之地，他們有的採激進暴力路線，有的則是組織政黨進入體制參與選舉，有的則在宣教之外，推動伊斯蘭法的落實。<sup>18</sup> 當伊斯蘭在印尼社會公共領域成為主流文化時，信仰的虔誠性更加被強調與公開展示。政治上，雖然伊斯蘭政黨想要建立伊斯蘭法國家之目的無法成為主流民意，但是透過各

<sup>17</sup> N. J. Smith-Heffner, "Javanese Women and the Veil in Post-Soeharto Indonesi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6, No. 2, 2007, pp. 389-420.

<sup>18</sup> 比如像採取強硬與暴力路線的「伊斯蘭捍衛者陣線」(Front Pembela Islam)，曾經糾眾對夜店、夜總會和按摩院砸店鬧事，因為他們認定這些都是敗壞穆斯林品德的場所。「伊斯蘭捍衛者陣線」反對花花公子雜誌在印尼發行，反共產黨、基督徒和自由派穆斯林，最後涉入對類似伊斯蘭新興宗教的 Ahmadiyya 教團發動暴力攻擊與謀殺行動。邱炫元，〈印尼伊斯蘭的正統與異端：對 Ahmadiyya 教團的打壓與施暴事件之省思〉，蕭新煌、楊昊編，《東南亞的新貌：轉型的動力與未來圖象》(臺北：洪葉出版社，2019)，頁 235。

種宣教、政治行動與社會運動的推進，印尼社會的伊斯蘭性益加強化；而保守的伊斯蘭論述亦獲得更多的支持。有學者指出印尼伊斯蘭的保守轉向，使得人民期待的民主改革開放受到質疑？<sup>19</sup> 事實上，悲觀論者甚至以 2019 年印尼總統大選的諸多亂象，來預示過去二十年改革時期的終結，並用「後改革」(post-reformasi) 時期來標誌印尼尚處於一個民主尚未充分實現的不確定年代。這個保守轉向的伊斯蘭公共論述形塑了強大的伊斯蘭道德驅動的訴求，尤其是對理想穆斯林社會的兩性關係和女性形象的要求，無形中使得女性屈服於保守的宗教觀點，並框限婦女於傳統的性別與家庭角色。<sup>20</sup>

1999 年起，在中央與地方分權制度的推動下，新的地方自治法讓社會越多元，而印尼隨著經濟發展，新聞媒體也朝向自由開放，這些發展讓許多人憂慮社會是否會變得越來越奢華逸樂，男女性關係與社會風氣越來越敗壞，宗教信仰也越來越廢弛？<sup>21</sup> 這些恐懼與焦慮同時激發了地方省分冀求透過伊斯蘭地方法規的落實來挽回社會開放後的問題。因此，在地方省分推動伊斯蘭地方法規 (perda Sharia)，加上中央推動一連串的反色情、同性戀與婚外情的相關立法，趁著大眾對於性開放與宗教信仰鬆散的道德恐慌，政治人物和穆斯林組織趁勢拓展政治勢力，並強化對女性的控制。與此同時，為了促進印尼更加融入全球化的經貿秩序，印尼逐步解除經濟政策的管制，趨向新自由主義化，更促發個人積極奮發在資本主義更加深化的環境中自謀生計。<sup>22</sup> 道德恐慌與新自由主義的合流下，社會便把對公民個體所應承擔的道德責任轉為對女性的究責，並將婦女視為敗壞社會道德的代罪羔羊，要求女性必須致力於「美感、靈性與道德面的努力」(aesthetic, spiritual and moral labor)。<sup>23</sup>

上述公共論述並非只有停留在社會倡議，而是進入國會推動相關的立法，包括：

<sup>19</sup> R. Diprose, D. McRae, and V. R. Hadiz, "Two Decades of Reformasi in Indonesia: Its Illiberal Tur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49, No. 5, 2019, pp. 691-712.

<sup>20</sup> D. Afrianty, "Rising Public Piety and the Status of Women in Indonesia Two Decades after Reformasi," *TRaNS: Trans-Regional and-National Studies of Southeast Asia*, Vol. 8, No. 1, 2020, pp. 65-80.

<sup>21</sup> 比如花花公子雜誌在 2006 年獲得印尼政府出版許可準備在印尼大展鴻圖，旋即引發保守穆斯林力量反擊。P. Kitley, "Playboy Indonesia and the Media: Commerce and the Islamic Public Sphere on Trial in Indonesia,"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Vol. 16, No. 1, 2008, pp. 85-116.

<sup>22</sup> D. Rudnycky, *Spiritual Economies: Islam, Globalization, and the Afterlife of Developm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sup>23</sup> S. G. Davies, "Skins of Morality: Bio-borders, Ephemeral Citizenship and Policing Women in Indonesia,"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 42, No. 1, 2018, pp. 69-88.

2008 年通過的反色情法（Undang-Undang Pornografi），名義上是為了保障婦女與兒童不當的性暴露，但卻容易上綱至限制出版自由，對所有的影視產品和出版品中的女性暴露影像做處罰；而積極支持與推動此法案的大多是穆斯林團體。「印尼宗教學者議會」甚至在 2006 年參與推動此一法案時，主張那些以前會讓女性裸露的衣物應該都被放在博物館。<sup>24</sup> 2015 年印尼最高法院反對認定現有印尼民法規範女性十六歲即可結婚為違憲，否定提高女性結婚的最低年齡限制以保障年輕女性健全成長的權益之必要。2016 年提出了反性暴力的法律條文修訂，但因為一些伊斯蘭政黨反對而被延宕停修。這些問題點出，印尼民主化雖然提振了婦女議題的關注，但這不表示在保守伊斯蘭倫理價值的導引下，女權可以得到充分的討論與提升。換言之，印尼法律意識形態和這些保守穆斯林團體仍然存有圈限女性權利的意識，並把母職視為維繫印尼傳統家庭的核心價值，社會主流價值還是傾向認為女性外出工作會犧牲掉孩子的教育與家庭的照顧。2018 年 2 月印尼國會嘗試修訂刑法條文來懲罰同居與婚外情，但是這個修法連帶也懲處了 LGBT（同性戀、雙性戀與跨性別）群體，在印尼人權團體和澳洲據此警告他們的公民不要前往印尼旅遊後，印尼政府在考慮相關的壓力後，佐科威總統在 2019 年下令暫停修法。<sup>25</sup>

雖然印尼中央政府某種程度上恪遵宗教多元性與尊重少數群體的文化與宗教差異性，並未在中央層級全面實施伊斯蘭法；但是地方自治法則為地方政府、政黨與政治人物大開方便之門，使具有伊斯蘭法色彩的地方法規得以創制實踐。印尼憲法明訂，宗教事務乃隸屬中央政府管轄，地方性的伊斯蘭法規因而往規範穆斯林社會良善風俗的方向著手，關注地方穆斯林民眾是否酗酒、賭博或涉及兩性互動的不良問題。其中以很大注意力關切所謂「女性安全」問題，希望女性行為得宜以免受到侵犯。但這些所謂關切女性問題不外是太晚不可外出，是否穿著端莊合宜的穆斯林服飾。這些思維看似良善，其實卻反映出若干印尼地方政府深植的父權思維，要把女性穆斯林置於男性監視與控制下。<sup>26</sup> 2008 年西爪哇的小城 Cianjur 當地政府強

<sup>24</sup> Majelis Ulama Indonesia (MUI), "Pakaian Pertontonkan Aurat, Sipan di Museum (暴露羞體的的衣服應該被放在博物館)," March 13, 2006, <https://www.mail-archive.com/urangsunda@yahoogroups.com/msg38449.html> (assessed October 5, 2020).

<sup>25</sup> Gayatri Suroyo and Agustinus Beo Da Costa, "Indonesia postpones vote on bill criminalizing sex outside marriage," *Reuters*, September 20,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indonesia-politics-rights-idUSKBN1W50Y3> (accessed October 8, 2020).

<sup>26</sup> 一些地方伊斯蘭法相當熱衷規範地方中小學女學生須穿戴有頭巾的學校制服，不少印尼婦女原本沒有

制所有婦女穿戴頭巾，南蘇拉威西省的 Bulukumba 縣在街頭立牌宣導穆斯林婦女要戴頭巾才是一個好穆斯林婦女行誼，Bulukumba 縣政府還特意對不戴頭巾的縣民不提供公共服務。這些管制措施，沒有考量到當地非穆斯林族群，也沒有顧慮到每一個穆斯林婦女個人不同的信仰認知與對於頭巾穿戴與否有不同感受與抉擇。這些新的戴頭巾規定會讓一些不習慣而被迫穿戴的人覺得不方便，有人是嫌戴頭巾太熱，有的是會把頭巾帶在身上，看場合的緊要性穿脫頭巾。<sup>27</sup>

這些對女性身體控制的現象還可用女警遴選的考核標準為例來說明。印尼警政部門對女警的選拔除了學經歷背景考量外，還包括處女檢驗和外貌條件的要求。處女檢驗美其名是做受測者的婦科健康檢查順便為之，但其背後隱藏著穆斯林社群對婚前女性保持處女美德的迷思。警政部門認為女警是人民保姆，更須強調其無暇美德。至於面貌考量則來自女警是警政人員的門面。有趣的是，本來在 2005 年已經讓女警不需要加上頭巾，主要原因是顧慮到女警是為所有不同宗教信仰國民的服務，因此特意讓女警拿掉頭巾以顯示她們宗教背景的中立，結果在 2013 年被批評剝奪穆斯林女警的宗教權益，於是又讓女警重新戴上頭巾。彰顯印尼警政機構對女警身體監管與美德設定的意識形態。<sup>28</sup>

---

穿戴頭巾的意願和習慣，但是學校的制服規範讓他們承受更大的集體社會壓力，於是有些人因為在學校穿習慣了，慢慢地在課後也開始穿戴頭巾。

<sup>27</sup> Erwin Nur Rifah, "Women under Sharia: Case Stud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haria-influenced Regional Regulations (Perda Sharia) in Indonesia" (PhD diss., Victoria University, 2014).

<sup>28</sup> S. G. Davies, "Skins of Morality: Bio-borders, Ephemeral Citizenship and Policing Women in Indonesia," pp. 69-88.

## 肆、清真經濟與頭巾時尚

隨著印尼經濟的發展，印尼穆斯林中產階級也因之茁壯，<sup>29</sup>並促使中產階級對伊斯蘭清真商品市場需求隨之而起。新興穆斯林中產階級對清真生活風格的追求，既強化其伊斯蘭認同，也帶動印尼伊斯蘭經濟的發展。當伊斯蘭宗教文化象徵強化了在公共領域的展示，滴水滲石地穿透到印尼穆斯林社會的日常公共文化。<sup>30</sup> 中產階級對清真商品的日益需求並非純宗教性，現實上它同時也是市場邏輯驅動的結果，突顯宗教被商品化的現象。因此，在這段時間內可看到各種帶有伊斯蘭宗教意涵的電影、電視劇、小說與音樂；而且伊斯蘭銀行與保險金融、清真食品與藥妝產品、穆斯林友善旅遊與端莊時尚等清真產業的興起滿足了穆斯林大眾對清真生活風格與具端莊美學設計感商品的需求，也在這結合消費伊斯蘭虔誠與清真美學中的消費充滿著愉悅。因此，政府更加致力於印尼清真經濟的推動，企圖以印尼龐大的穆斯林人口消費能力帶動整個印尼清真市場與端莊時尚的發展，進而使印尼在全球清真市場中據有舉足輕重地位。<sup>31</sup>

印尼社會熱切地推動清真產業同時，產生了若干類似韋伯（Max Weber, 1864-

<sup>29</sup> 被歸類為中產階級的家戶在 1997 年佔全體家戶比例為 7.0%，但是到了 2014 年中產階級的家戶已經是 36.2%。T. Dartanto, F. R. Moeis, and S. Otsubo, "Intragenerational Economic Mobility in Indonesia: A Transition from Poverty to the Middle Class in 1993-2014," *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Vol. 56, No. 2, 2020, pp.193-224.

<sup>30</sup> M. Ansor, "Post-Islamism and the Remaking of Islamic Public Sphere in Post-reform Indonesia," *Studia Islamika*, Vol. 23, No. 3, 2016, pp. 471-515.

<sup>31</sup> 佐科威政府在 2016 年意識到推動伊斯蘭經濟的重要性，成立伊斯蘭經濟與金融國家委員會（Komite Nasional Ekonomi dan Keuangan Syariah, KNEKS）。根據其所提出「伊斯蘭經濟大計畫」（Indonesian Islamic Economic Masterplan 2019-2024）引用的數據顯示，印尼直到 2017 年，相關的伊斯蘭清真產業發展都還相當落後；但是經過幾年的努力，在 2018 年看出印尼政府已經相當程度提振了清真產業的發展，彌補了印尼作為最大穆斯林人口的國家，但是在相關清真產品的推廣、生產與外銷上卻遠遠不如其他人口比印尼少的穆斯林國家。以端莊時尚來說，印尼政府在 2017 年致力於舉辦多場的伊斯蘭時尚活動，提升印尼穆斯林時尚產業在伊斯蘭世界的能見度，因此在 2018 年的國際清真產業發展指標當中獲得明顯的提升與改善。從印尼政府政策邁步晚於民間產業的先行，可以看出印尼穆斯林端莊時尚其實是企業本身自行打下的基礎，再經由政策的執行來加大推廣的幅度，所以考察 2018 年之前穆斯林婦女時尚，這些產業推動的擔綱者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是她們運用整個印尼穆斯林中產階級對於清真商品的需求的局勢，結合社交媒體和組織粉絲社團來推動相關的行銷。參考：Indonesian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The Indonesia Masterplan of Sharia Economy 2019-2024* (Jakarta: Indonesian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2019).

1920)所觀察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合流共生現象。<sup>32</sup> 在推動清真產業的過程中，也同時促使穆斯林對於伊斯蘭教義的詮釋，以伊斯蘭倫理提供他們在工作職場、企業經營與大眾心理指引所需的解方，不少伊斯蘭宣教師轉向用類似成功神學(Theology of Prosperity，即神以財富、健康、幸福回報信仰者對其信心)的角度來重新詮釋古蘭經，<sup>33</sup>更有企管訓練機構將伊斯蘭倫理教育的訴求放入企業教育訓練課程之中。<sup>34</sup> 當然，對穆斯林時尚產業來說，除了女性的美妝保養跟服飾產業的發展外，同樣需要具備能夠重新詮釋伊斯蘭倫理的美妝產業推動者倡議之，並帶動整個流行時尚的轉變，以說服更多婦女接受新流行美學穿戴時尚頭巾。當越多穆斯林婦女走出家庭投入職場時，她們也需要新的端莊時尚來搭襯職場裝扮，以展現伊斯蘭職場倫理風範。若新秩序時期或後蘇哈托時期之轉型歷程，頭巾曾經象徵對抗政權打壓人權與宗教自由的不公不義和貪汙，以及高度回歸信仰的自我覺醒，那麼改革時期婦女時尚頭巾的穿戴，則反映出在印尼邁向進一步資本主義深化和清真經濟的發展下，穆斯林婦女得到更多的工作機會與創業可能性，必然培養一種專業白領與創業者的企圖。

印尼伊斯蘭時尚名設計師 Dian Pelangi 在清真時尚產業具相當代表性。她出生於蘇門答臘棉蘭成衣販家庭，自小耳濡目染服裝品味。後來她到法國讀服裝設計，後又到埃及開羅學習伊斯蘭與阿拉伯語。這種兼具時尚與中東文化的雙重訓練，和

<sup>32</sup>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在《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觀察到德國新教徒在事業經營成功和他們的信仰倫理之間的密切關聯，分析喀爾文教派信徒為了追求在日常生活中一貫的倫理實踐和確保自我擁有得救寵的徵兆，如何產生奇特的心理價值轉向，把這種理性態度貫徹到對於經營事業的態度。參考：韋伯(Max Weber)著，康樂、簡惠美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臺北：遠流出版社，2020)。同時，韋伯以基督新教研究為基礎，比較世界諸宗教的倫理實踐如何面對現代經濟生活，以及如何在各個不同世界宗教倫理的價值導引之下，產生出不同的面對資本主義的價值觀與應對策略。參考：韋伯(Max Weber)著，康樂、簡惠美譯，《宗教與世界：韋伯選集(II)》(臺北：遠流出版社，2000)。韋伯雖然不及完成對伊斯蘭的研究，但近來運用新教論旨的取向來探討伊斯蘭經濟倫理對於印尼穆斯林的影響，如D. Rudnyckyj的*Spiritual Economies*。此外，伊斯蘭經濟倫理的觀點也點出穆斯林商人在穆斯林社群與宣教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這點在我個人對印尼華人穆斯林宣教的觀察中尤其顯著，參閱：Syuan-yuan Chiou, "Junus Jahja and Chinese-Indonesian Muslims in Indonesia," in Chee-Beng Tan, ed., *After Migration and Religious Affiliation: Religions, Chinese Identities and Transnational Network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5), pp. 273-307; Syuan-yuan Chiou, "Chinese-Indonesian Muslim Businessmen's Relations with Sukarno: the Case Study of Abdu Karim Oei and Masagung," in Nabil Chang-Kuan Lin, ed., *Commerce, Knowledge, and Faith: Islamization of the Modern Indonesian and Han-speaking Muslim Ummahs*, (Tainan: Center for Multicultural Studies, NCKU, 2020), pp. 133-155.

<sup>33</sup> N. Kailani, "Creating Entrepreneurial and Pious Muslim Subjectivity in Globalised Indonesia," in Leonard C. Sebastian, Syafiq Hasyim and Alexander R. Arifianto eds., *Rising Islamic Conservatism in Indonesia: Islamic Groups and Identity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p. 198-209.

<sup>34</sup> D. Rudnyckyj, *Spiritual Economies*.

自小對於服飾業經營的薰染，讓她日後成為印尼穆斯林婦女時尚的重要推手，她不但成立了自己的時尚王國，也同時代表印尼成為全球穆斯林時尚會展關注的焦點。Pelangi 於 2010 年時與有志一同的穆斯林婦女成立結合宗教與流行時尚的婦女團體「頭巾女團」(Hijabers Community)。頭巾女團一開始是因為對頭巾穿戴美學風格志同群體所發起的，裡面有幾位也是喜歡運用部落格和社交媒體討論穆斯林婦女時尚。頭巾女團創立時主要是舉辦讀經班、慈善募款活動。除了實體性的活動外，頭巾女團非常善用社交媒體如臉書、推特、Youtube 和 Instagram 來宣傳她們的活動，因此很快地在印尼各大城市、大學校園，甚至海外成立分部。頭巾女團除了虛實群體活動交流與推廣理念之外，她們也出版書籍呈現新時代印尼穆斯林女性穿著來展現都會風格。整體而言，頭巾女團是一種對穆斯林時尚的粉絲社團，本身並沒有經營商店或販售商品，但由於 Pelangi 本身還有發行穆斯林女性雜誌 Hijabella，和自己的化妝品牌 Wardah（玫瑰），所以頭巾女團身也是具有行銷意義的粉絲社團，從參與婦女的品味風格觀之，成員大多是中產，甚至更高階級出身的女性。<sup>35</sup>

Pelangi 在 2014 年出版其傳記，是結合對穆斯林女性服裝設計理念專書。此書奠定她清真時尚美學風格，探討如何將女性的時尚穿著結合伊斯蘭教義、倫理，連結穆斯林婦女內在靈性與外在美感的一本精緻書籍 *Brain Beauty Belief: Panduan Menjadi Muslimah yang Cerdik, Cantik, dan Baik*（《聰慧、美麗與信仰：巧智、美麗且良善穆斯林女性的指引》），這本書的版面閱讀起來，就像是一本用書籍形式出版的時尚雜誌。在這本書中，Pelangi 運用伊斯蘭倫理詮釋現代穆斯林女性如何在追求時尚、展現美麗自信的過程中去體現穆斯林婦女的信仰美德。<sup>36</sup> Pelangi 的觀點可稱之為「美妝神學」或「時尚神學」，她跨越了嚴肅討論伊斯蘭信仰本質與信守教理的传统，不但鬆動傳統伊斯蘭法對穆斯林女性身體的約束，更從美德內外會通的理念重新詮釋伊斯蘭倫理，鼓勵穆斯林婦女將自身內在德性抒發於外在的時尚表現；而合體得宜的裝扮也是彰顯女性內在堅信的具體展示。Pelangi 對穆斯林婦女

<sup>35</sup> 參閱：A. R. Beta, "Hijabers: How Young Urban Muslim Women Redefine Themselves in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Vol. 76, No. 4-5, 2014, pp. 377-389. 趙恩潔 2010 年在中爪哇 Salatiga 對當地頭巾女團的個案田野研究勾勒出當地穆斯林頭巾女團的成員所展現出「又美麗又虔誠」的女性能動性。趙恩潔，〈「又美麗又虔敬」：中爪哇戴頭巾者社群的美/德能動性〉，《臺灣社會學刊》，第 64 期（2018），頁 1-47。

<sup>36</sup> D. Pelangi, *Brain, Beauty, Belief: Panduan Menjadi Muslimah yang Cerdik, Cantik dan Baik*. (Jakarta: Gramedia Pustaka Utama, 2014).

身體照護與裝扮的思考為全面性的，不是只著眼於服裝問題，更是要穆斯林婦女懂得照護自己的身體。**Pelangi** 其穆斯林時尚美妝觀念的突破在於不把清真的觀念窄化為遮蔽女性的羞體，或是祛除、壓抑女性本有的特質；而是轉向連結女性崇尚美麗儀態、保健並重視現代女性自然抒發內在信仰的需求，將這種需求延展落實於日常的清真生活美學。如此，不僅服膺伊斯蘭法規範，並再次回歸到穆斯林女性追求信仰的路向。<sup>37</sup>

**Pelangi** 的伊斯蘭美妝論述對印尼的男性伊斯蘭學者而言，有可能被當作一種不登大雅之堂的行銷言論；但是 **Pelangi** 作為女性時尚驅動者、企業家與國際名設計師的多重形象，也形塑出印尼穆斯林女性企業主融合宗教虔誠、管理長才與女性美妝等才能於一身的典範。**Pelangi** 的經歷同時也成為印尼穆斯林女性企業家在清真產業成功範例，顯示出印尼穆斯林女性如何從伊斯蘭的倫理價值傳統中正當化女性企業經營的意願與能力。<sup>38</sup> 另一方面，如何面對婚姻的維持、家庭照顧與事業經營當中的衝突協調，事實上也反映出印尼清真經濟發展中所孕育出的女性企業家，駁斥了這段時期中那些企圖侷限與監控女性身體與道德保守穆斯林團體的低估印尼穆斯林女力。<sup>39</sup> 清真產業與穆斯林時尚女性企業家顯示印尼穆斯林女性的能動性並未完全被保守伊斯蘭政治環境所限制，反是運用印尼清真產業的發展趨勢及都市中產階級穆斯林婦女的消費需求，在符應伊斯蘭法規範前提下來發展新的清真生活時尚美學，即使這些發展與突破仍無法完全免於保守穆斯林的批評。

<sup>37</sup> 邱炫元，〈印尼穆斯林婦女服飾與美妝時尚〉，《科學發展》，第 537 號（2017），頁 36-41。

<sup>38</sup> G. Anggadwita, H. D. Mulyaningsih, V. Ramadani, and M.Y. Arwiyah, "Women Entrepreneurship in Islamic Perspective: A Driver for Social Chan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Globalization*, Vol. 15, No. 3, 2015, pp. 389-404.

<sup>39</sup> 2018 年上映的一部由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 *Bunda: Kisah Cinta 2 Kodi*（《母親：愛意盈滿的故事》），片中的女主角 Tika Kartika 原先在服裝設計公司上班，因故辭職後，開始接單做穆斯林童裝小型家庭裁縫工作坊。後來她發揮自己的設計才華，走出代工格局並成功自創品牌。但是在事業蒸蒸日上的同時，Kartika 變得有點驕傲和脾氣暴躁，影響到自己的婚姻和家庭，險些釀成家庭破碎。片末結局是 Kartika 經歷一番反省後重新挽救自己的婚姻跟家庭。在這類題材的電影裡面，女性都是以穿著穆斯林服飾的形象出現，更加突顯穆斯林女性企業家的角色。

## 伍、數位宗教社群、重生穆斯林與保守政治

時尚頭巾固然反映印尼穆斯林婦女蘊生的女性主體，在順應穆斯林婦女宗教職責的前提下，藉由時尚服飾展現了多彩多姿的都會文化和新時代穆斯林女性的自主。可是，花俏風格的頭巾裝扮仍不免遭致來自各方的批評。自由派的知識份子則認為這種時尚頭巾並不具備女性主義的進步意涵，只是掉入商品拜物框架中。至於保守虔誠穆斯林批評她們的戴頭巾是虛有虔誠的外表，骨子裡卻違背伊斯蘭法對於婦女的穿著應端莊自重要求的美德。時尚頭巾成為新時代潮流，試圖讓女性不會覺得穿戴頭巾只是來自宗教義務、群體壓力和伊斯蘭法規的束縛。不過，頭巾時尚與品味的展現，仍受到多方反制力量的牽制。端莊時尚固然顯露出印尼穆斯林婦女在新的清真經濟發展中，企圖將頭巾的保守束縛與守舊落伍的意涵轉向連結印尼的「寰宇精神」(Cosmopolitanism，意為具備世界公民的開放視野與包容心胸)，並在順應伊斯蘭法要求的前提下，拓展都會穆斯林婦女對女性外貌與內在美德的自主性論述；然而，當頭巾被清真市場高度商品化之後，不再全然順服於僵固的伊斯蘭法詮釋與穆斯林政治的管束，同時也讓保守穆斯林感受到這些新興的頭巾風尚已然違反頭巾對於女性遮掩羞體的要求，因此激發出各種批評。<sup>40</sup>

Smith-Hefner 於 2002 年在日惹觀察到，當各式各樣花俏時髦頭巾同時出現在街頭時，那些保守激進的穆斯林團體批判穿戴花俏樣式頭巾的女性簡直是玷污了頭巾作為遮蔽女性羞體的神聖象徵，他們遂以無限上綱的正義原則組織類似道德風氣糾察隊，選擇性地攻擊那些穿著時尚花俏頭巾的女性。<sup>41</sup> 而且即使不穿著花俏的頭巾，也可能會因為遮蔽的尺寸和部位無法讓保守的伊斯蘭學者滿意而遭受指責。印尼有所謂「頭巾波霸」(Jilboob)<sup>42</sup>式的頭巾穿戴風格，通常是指那些只有在頭上加一件頭巾，但頭部以下仍然是穿著尋常的貼身服裝，顯露身體曲線的穆斯林婦女。

<sup>40</sup> 參考：C. Jones, "Fashion and Faith in Urban Indonesia," *Fashion Theory*, Vol. 11, No. 2-3, 2007, pp. 211-231；C. Jones, "Materializing Piety: Gendered Anxieties about Faithful Consumption in Contemporary Urban Indonesia,"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37, No. 4, 2010, pp. 617-637.

<sup>41</sup> N. J. Smith-Hefner, "Javanese Women and the Veil in Post-Soeharto Indonesia," p. 415.

<sup>42</sup> Jilboob 是 jilbab( 穆斯林婦女罩袍)跟英文 boob( 胸部)的合併字，感謝國立政治大學博士候選人 Yuerian Gusman 的解釋。

她們的頭巾長度差不多只有稍微罩住頸部和胸部上緣的部位，有時穿著較緊身的上衣跟褲子，顯露胸部、腰部、臀部和腿部的身體曲線。2014 年 8 月 7 日，現任的印尼副總統 Maaruf Amin，曾於擔任印尼伊斯蘭學者議會副主席時，批評這種暴露身體曲線、過度性感的穿著不符合伊斯蘭法規範，印尼伊斯蘭學者議會甚至還為了這些現象頒行伊斯蘭法釋令，認定這類穿著的方式違反伊斯蘭法。<sup>43</sup>

對於頭巾穿著風格是否妥當的認定，並非僅來自保守的伊斯蘭法語言批評，還有如上文 Smith-Hefner 提及，日惹激進穆斯林的身體暴力威脅。正如前文所提，穆斯林時尚行銷與網路社群建立、印尼伊斯蘭宣教活動與組織發展、智慧型手機與社交媒體，更加進印尼穆斯林組織發展出數位伊斯蘭網際網路的宗教組織與活動。伊斯蘭組織與宣教師在新數位時代裡，相應地使用這些數位媒體來提升宣教與動員功效，數位媒體的媒介形式也同時改變穆斯林學習伊斯蘭知識和參與讀經會的習慣與方法。<sup>44</sup> 社交媒體運用網路圖文方式，既使穆斯林婦女得以透過影像和圖畫來呈現自我穿戴頭巾表達虔誠的形象，相關的清真風格商業活動也可以通過社交媒體組織粉絲社群來行銷，社交媒體和網路資訊的運用讓頭巾時尚的呈現帶來更多樣化的發展與挑戰。頭巾女團運用 Instagram 上傳照片與簡單字句展現新時代都會穆斯林婦女的自在、全球旅行、快樂消費、浪漫和穆斯林文青風格，昭告世人戴著時尚頭巾的穆斯林女性——這群因為新的清真消費與數位時代而孕生的新穆斯林女性——與那些在蘇哈托時代結束的前後，還在為女性平權的政治議題奮鬥的女性主義者和社運工作者大不相同。頭巾女團如今崇尚的是「美妝神學」，所追尋的是女性消費至上、自主悠閒的清真生活風格。<sup>45</sup> 然而，時尚頭巾流行的鼎盛引發反對的聲浪，一部分原因與大量穆斯林女性的自拍影像上傳到數位社交媒體上流通有關，它涉及到穆斯林女性自我展示的場合公私界線的問題。

Felix Siau (中文名：蕭正國) 是一個出身於西爪哇天主教家庭的華人，他在 Bogor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茂物農業大學) 就讀時期，在 2002 年受到校園保守

<sup>43</sup> Sugeng Triono, "MUI Haramkan Jilboobs (MUI 宣告頭巾波霸違反伊斯蘭法)," LIPUTAN 6, August 7, 2014, <https://www.liputan6.com/news/read/2087827/mui-haramkan-jilboobs> (accessed February 8, 2020).

<sup>44</sup> M. Slama, "Practising Islam through Social Media in Indonesia," *Indonesia and the Malay World*, Vol. 46, No. 134, 2018, pp. 1-4.

<sup>45</sup> E. Baulch and A. Pramiyanti, "Hijabers on Instagram: Using Visual Social Media to Construct the Ideal Muslim Woman," *Social Media+ Society*, Vol. 4, No. 4, 2018, pp. 1-15.

激進穆斯林團體「Hizbut Tahrir Indonesia」(HTI, 印尼解放黨)的啟發,改信了伊斯蘭。在 2010 年代,他巧妙地運用社交媒體和具圖文書風格的宣教手冊,帶著混雜著強硬但風趣矛盾風格的宣教演說技巧,成為印尼著名的宣教師。<sup>46</sup> Siauww 在 2013 年出版了圖文書 *Yuk, Berhijab!* (《來戴頭巾吧!》),運用可愛俏皮的插畫和圖文設計風格,對年輕的印尼婦女傳達兩個訊息。他以俏皮但立場清楚地提出宗教性警示:穆斯林女性不戴頭巾是徹底違反伊斯蘭教義,死後會遭神的處罰。他詳細圖示穆斯林穿著服裝的三種狀態:非穆斯林的一般世俗穿著、前文所討論的時尚頭巾、合於伊斯蘭法的樸素穆斯林服飾(Hijab Syari)。<sup>47</sup>

Siauww 對於穆斯林女性頭巾穿戴問題的辯析看似只是善用圖文媒介的青年宣教師,對年輕穆斯林女性讀者宣揚他的理念。但有趣的是,Siauww 早在 2012 年就和他的妻子 Umm Alila 一起成立一個穆斯林服飾電商網站,並且以他的妻子名字作為服飾品牌 Hijab Alila,這個品牌的設計路線即符合伊斯蘭法規範的穆斯林樸素服飾。因此,Siauww 著書界定何謂符合伊斯蘭法端莊儀態的穆斯林服裝,這與他行銷自家品牌服裝的商業考量有很大關係。在伊斯蘭新自由主義轉向中,有趣的是,傳統上認為保守伊斯蘭團體必然遠離俗世資本主義,或是以伊斯蘭法詮釋譴責資本主義。但是一向保守的印尼伊斯蘭學者議會,卻相當熱中印尼清真認證的法制化。<sup>48</sup> 這顯示傳統伊斯蘭主義(Islamism)會轉向尋找政治伊斯蘭之外的出路,既然在印尼建立政教合一體制短期內難以實現,那麼要如何在新興清真經濟體制中,持續保持宗教權威,鞏固對伊斯蘭法詮釋的權威性。為呼應印尼中產階級清真消費的需求,便

<sup>46</sup> W. W. Hew, "The Art of Dakwah: Social Media, Visual Persuasion and the Islamist Propagation of Felix Siauww." *Indonesia and the Malay World*, Vol. 46, No.134, 2018, pp. 61-79.

<sup>47</sup> F. Y. Siauww, *Yuk, Berhijab* (Jakarta: Alfath Press, 2017).

<sup>48</sup> 近年來,由於政治伊斯蘭運動的失敗與轉向,以及許多穆斯林國家戮力於推動伊斯蘭金融與清真消費市場,因此相關研究關注到阿拉伯之春運動後的穆斯林國家,如埃及和突尼西亞,或是像由伊斯蘭政黨執政的土耳其,在這三個國家的伊斯蘭政黨和伊斯蘭主義組織(Islamist organizations),開始迎合西方新自由主義論述。在政策上,逐步拋棄國家的社會福利責任,強調個人努力奮發為以謀得更好的生計,進而追求富庶的穆斯林中產階級生活,並符合伊斯蘭清真倫理指引的生活美學,甚至連具有伊斯蘭倫理慈善意涵的社會救助與發展計畫,也越來越趨向市場導向的思維。參考:M. Atia, "A Way to Paradise: Pious Neoliberalism, Islam, and Faith-based Developmen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102, No. 4, 2012, pp. 808-827; Katerina Dalacoura, "Islamism and Neoliberalism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2011 Arab Uprisings: The 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 in Egypt and Nahda in Tunisia," in Emel Akçali ed., *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Future of the Stat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 61-83; Ö. Sandıkcı, "Religion and the Marketplace: Constructing the 'New' Muslim Consumer," *Religion*, Vol. 48, No. 3, 2018, pp. 453-473.

將道德指導的權威擴及於清真市場的倫理指導，以及清真科技技術法規的建立，並同時壟斷清真認證市場的資格。

Siauw 發動的頭巾風格之爭，一方面用保守頭巾論述鼓吹年輕世代恪遵傳統，另一方面批判時尚頭巾不符合伊斯蘭法，順勢推銷更適合的自家品牌服飾。顯示出當代印尼伊斯蘭倫理與宣教市場的競爭並非只有簡單的宗教理念之爭，背後已經涉入宗教派別的宣教與清真市場相關利益。保守伊斯蘭的新自由主義轉化以及美德與物慾的內在緊張關係，讓時尚頭巾所高調顯現女體美貌與自在生活招致反彈，但這種批判並非只是伊斯蘭法的詮釋與引導，背後涉及不同穆斯林社群對伊斯蘭教義的詮釋與實踐。綜觀 Dian Pelangi 的美妝神學與清真時尚及她的粉絲社群頭巾女團，Felix Siauw 的保守宗教傳統及其品牌，以及為與時尚頭巾社團競爭，強調婦女應穿著符合教規而成立 Hijasy Community 社團，他們立場的差別，非但涉及保護穆斯林婦女隱私、消費物慾與宗教制慾間的內在緊張，也反映出不同穆斯林社群對伊斯蘭信仰詮釋的差異與清真消費認同。

隨著社交媒體和手機自拍科技的發達，大量的穆斯林婦女穿戴頭巾的自拍與漫畫影像遂在社交媒體傳播。Felix Siauw 於 2015 年在推特發出反對自拍的觀點，他認為今日的印尼穆斯林，特別是穆斯林婦女，沒有慎重考量伊斯蘭的教誨就是要人們謙遜自抑，但自拍文化卻讓一個穆斯林心生自戀、炫耀自我而毫不在意他人眼光地將自拍照放在網路上面公開，這完全是一種不知恥的舉措。<sup>49</sup> Carla Jones 提到，Siauw 把穆斯林婦女自拍行為歸為罪行，反映出穆斯林女性展現自我的影像流通，已涉及伊斯蘭「遮蔽羞體」的倫理所引發的教義爭論。姑且不論是非，事實上都觸及數位傳媒與自拍技術發達的年代，穆斯林女性所上傳的自拍影像，不論自拍者的意圖為何，這些影像的流通以及可能被不同的觀看者給下載、使用或變造所產生的各種想像不到的後果，已經遠遠超乎原自拍者所能想像的。<sup>50</sup>

新秩序時期印尼穆斯林戴上頭巾代表離開昔日穆斯對自身信仰不甚在意的

<sup>49</sup> al Amin, "Tweet Ustadz Felix Siauw, Sebut Selfie Haram hingga Dimuat Media Asing(Felix Siauw 宣教師的推特，在外媒上說自拍是被禁的)," Merdeka.com, January 30, 2015, <https://www.merdeka.com/peristiwa/tweet-ustadz-felix-siauwsebut-selfie-haram-hingga-dimuat-media-asing.html?page=1> (accessed February 6, 2020).

<sup>50</sup> Carla Jones, "Circulating Modesty: The Gendered Afterlives of Networked Images," *American Ethnologist*, November 8, 2017, <https://reurl.cc/q5dbVR> (accessed May 5, 2020).

「Jahiliyyah」(蒙昧)狀態，回歸伊斯蘭信仰的正道，也表現出對蘇哈托世俗性政權對穆斯林社群打壓的抵抗。那麼在改革時期，戴上頭巾是否也有類似意涵呢？二十一世紀印尼社會伊斯蘭信仰深化後，出現了一種類似「重生基督徒」(born again Christian)<sup>51</sup>的印尼穆斯林重生現象，在印尼稱之為「Hijrah」(遷徙)運動。Hijrah在伊斯蘭史上原來是指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 571-632)在西元622年為了躲避古萊氏族在麥加對穆斯林的迫害，而決定從麥加集體遷徙到麥地那，Hijrah因而也被賦予了穆斯林若身處於對於己身信仰不利或是伊斯蘭法無法落實的地方，應該主動選擇離開到比較安全而能讓自己的信仰自由貫徹之地。因此，Hijrah也意謂一個穆斯林應該不斷地讓自己的信仰更加虔誠與精進(regenerated)。Hijrah一詞在印尼這幾年被用來描述重生穆斯林公開運用社交媒體展現自己信仰改變的歷程，公諸於世，說明如何成為一位真正的「重生穆斯林」(Muslim Hijrah)<sup>52</sup>。

重生穆斯林現象明顯發生在二十到三十五歲這個年齡層，公開展示自身信仰的改變，顯現的外在改變就是調整穿著與外貌，之前不太戴頭巾的婦女開始穿戴具有阿拉伯風格的頭巾與罩袍，而男性則開始蓄鬍鬚，穿寬鬆的穆斯林服裝。從較寬廣歷史脈絡觀之，重生穆斯林公開展現自我改變具有兩種重要的意涵。第一，穆斯林年輕女性不僅穿戴頭巾，有的更甚而追隨「原教旨主義運動」(Salafist movement)，並穿戴上只露出眼睛的「Niqab」頭罩(印尼語稱之為 Cadar)，並全身著罩袍。這些穿著 Niqab 頭巾的原教旨主義年輕女性追隨者(young Salafi-niqabi)，在她們的家庭與校園生活中也常遇到一些挑戰。這些激進的原教旨主義家庭在家不看電視、不聽收音機，有的甚至不讓女孩單獨外出；而校園中其他穆斯林學生有時候也把她們穿著的改變視為一種狂熱的宗教宣示，因而彼此間的關係變得疏遠。年輕的「Salafi-niqabi」穆斯林女性2018年起成為明顯的集體展示，但就其歷史溯源，與源自蘇哈托時代的校園伊斯蘭宣教運動有關。這種在校園中穿戴 Niqab 頭巾也引發校園是否該禁止的風波，不禁讓人聯想到新秩序時期世俗性校園對那些開始戴頭巾

<sup>51</sup> 重生基督徒通常指基督徒因為某些屬靈的神祕經驗或是生活經驗的感受，重新認識並強化自身的基督教信仰，而變得更加虔信。

<sup>52</sup> 印尼語的 Muslim Hijrah 若是直接翻譯成中文很難表達出類似重生基督徒那樣的意義，若是直接依照字面翻譯為類似「遷徙穆斯林」、或「改變的穆斯林」都無法在當代台灣的宗教語言中直接呼應印尼文本意，所以本文採取意譯之為「重生穆斯林」。

的女學生的一連串打壓，兩者間是否有似曾相識的歷史感？<sup>53</sup>

重生穆斯林並非只過原教旨主義般的拒世、禁慾生活，有一群重生穆斯林則巧妙地利用社交媒體讓自己成為「重生穆斯林網紅」（Hijrah celebrity），一方面利用社交、大眾媒體陳述如何因為更虔誠，信仰更深化而戴上頭巾，在深化信仰之後如何實踐清真生活之道，將重生變成公開的改宗影像敘事。這類網紅女性選擇的頭巾大多比較沒那麼花俏。有一些重生穆斯林網紅慢慢運用的自我改宗敘事以及社交媒體上累積的知名度，開始做網路行銷清真商品，這說明了宗教信仰、穆斯林服飾的形象再現與清真消費彼此間的共存關係。<sup>54</sup>

如前所述，Pelangi 所創發的新形態穆斯林婦女組織「頭巾女團」標榜分享時尚知識與讀經聚會的宗教活動。有人認為實踐清真生活風格者，理所當然已經墮入消費享樂，而比較沒有意願關心政治或參與社會運動；但是 2016 年一場跨階級的穆斯林政治運動，讓人改變這種理所當然的想法。該運動是由一個強硬派穆斯林團體「保衛伊斯蘭陣線」（Front Pembela Islam, FPI）所發動的，11 月 4 日估計約有十萬穆斯林在雅加達街頭示威遊行，抗議當時擔任雅加達特別行政區代理首長的鍾萬學（Basuki Tjahaja Purnama）污衊古蘭經，<sup>55</sup>對伊斯蘭不敬，已經觸犯宗教褻瀆，應該被判刑入獄。這場運動（又稱為 Akis 411，11 月 4 日捍衛古蘭經的抗議）號召了超過十萬以上的穆斯林進城抗議，被視為強硬派穆斯林藉機生事挑戰佐科威總統的政治威信，同時也被視為過去幾年來印尼右翼的民粹政治伊斯蘭運動的高峰。

穆斯林反鍾萬學大遊行的集結，其中並非只有保守好戰的穆斯林組織成員，遊

<sup>53</sup>Y. Sunesti, N. Hasan, and M. N. Azca, "Young Salafi-niqabi and Hijrah: Agency and Identity Negotiation," *Indonesian Journal of Islam and Muslim Societies*, Vol. 8, No. 2, 2018, 173-198.

<sup>54</sup>K. N. Lyansari. "Hijrah Celebrity Creating New Religiosities, Branding Economics of Lifestyle in the Age of Muslim Mass Consumption," *Analisis: Jurnal Studi Keislaman*, Vol. 18, No. 2, 2018, pp. 211-232.

<sup>55</sup>鍾萬學在 2012 年受現任印尼總統佐科威的邀請擔任副手，一起參加競選雅加達特別行政區首長。在這場選舉中，鍾萬學身為華人與基督徒的雙重邊緣身分，常常成為反對者攻擊他的理由。2012 年順利當選後，因為佐科威在 2014 年選上印尼總統，鍾萬學遞補成為首長。2016 年起鍾萬學展開 2017 年的雅加達首長的競選活動。2016 年 9 月 27 日，鍾萬學在一個公務行程公開場合提到，假如有人因為受到一些種族主義的有心人引用古蘭經文的影響，而不願投他的票，那麼就悉聽尊便。即使他事後強調說他毫無意圖要污辱古蘭經，單純只是要提醒他的選民表述他尊重選民的立場。不幸的是，鍾萬學在九月的公開講話的錄影，被有心人士剪輯，捏造為看似在批評古蘭經的影片，透過網路在印尼穆斯林的手機上被廣泛傳閱。即使在這場示威遊行進行之前，鍾萬學已在不同的場合對穆斯林說明致歉，但因為他仍然繼續隔年二月雅加達特區首長的競選活動，更激起保守穆斯林團體的憤怒。這股憤怒也被反對他的政治團體操作，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他的華人基督徒背景。

行的行列裡也不乏專業白領與商人，也有重視靈修的蘇非團體，甚至是提名鍾萬學競選的政黨印尼民主奮鬥黨的成員。許多參與遊行的人事實上並不在意鍾萬學在雅加達的地方政治之重要性，倒是有的穆斯林更在意他們在雅加達的公共空間舉辦活動的申請受到刁難，認為鍾萬學不重視穆斯林的需要。更值得思考的是，有些對伊斯蘭信仰較為保守堅持執著的非主流的保守穆斯林團體，在政治立場上未必具有強硬色彩，但他們認為目前的印尼中央政府較疏於與他們互動溝通，也導致這些穆斯林群體感受到政府不重視他們的存在與需求。鍾萬學被控訴的宗教褻瀆之罪名，正好挑動了他們心中對於政府日趨世俗化的一種不滿情緒，而合流強硬派發動的示威運動。在這次的跨階級與宗教派性的政治運動中，甚至也包括那些穿戴頭巾，喜好使用清真時尚的婦女。<sup>56</sup> 而這些婦女通常是虔誠穆斯林婦女與維繫穆斯林家庭傳統價值的支持者。原本這群婦女平日鮮少發表意見支持政治伊斯蘭運動，但是在反鍾萬學的群眾中的相關研究卻指出，清真消費的偏好反映出穆斯林婦女對印尼經濟快速發展與政治多元性的不安感，試圖藉由清真消費在日常生活中安頓身心狀態與秩序感。而反對鍾萬學的政治象徵意義卻在於反對非穆斯林政治人物侵害穆斯林的政治權益，以及抵制華人背後代表的資本主義。這些一般穆斯林婦女少有的對政治保守回應，其實呈現出清真消費一方面符合印尼穆斯林社會迎合新自由主義的市場邏輯，但在清真消費的心態習慣中構築跨階級的穆斯林社群，以抵抗他們想要排除的非伊斯蘭他者。這種由消費心態所凝聚的穆斯林認同是否缺乏一種民主自覺的反思，而可能淪於保守激進穆斯林組織動員的結盟者，並無法解決新自由主義對印尼貧富差距所帶來的影響。<sup>57</sup>


---

<sup>56</sup> A. R. Beta, "Commerce, Piety and Politics: Indonesian young Muslim Women's Groups as Religious Influencers," *New Media & Society*, Vol. 21, No. 10, 2019, pp. 2140-2159.

<sup>57</sup> I. Rakhmani,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Gendered Morality in Indonesia's Halal Consumerism," *TRaNS: Trans-Regional and-National Studies of Southeast Asia*, Vol. 7, No. 2, 2019, pp. 291-312.

## 陸、結語

印尼近四十多年穆斯林婦女頭巾穿戴議題在在政治、宗教與穆斯林社會文化諸多因素的影響下，反映出印尼政府的宗教與穆斯林治理政策，以及印尼伊斯蘭宗教文化的走向。而且在個人層面則呈現了個體對伊斯蘭教義的理解與實踐，顯示出不同信仰穆斯林社群的意向。本文回顧新秩序最後二十年印尼政府對穆斯林頭巾的管制，從高壓走向妥協。而 1998 年 5 月之後的改革時期，印尼民主化與中央分權的政治進程中，雖然各項社會與兩性平權議題被提出討論，但社會層面伊斯蘭信仰的深化，同時也給了保守激進穆斯林團體機會。與兩性、家庭道德有關的議題被立法或進入討論，加上地方伊斯蘭法的實施，強化了父權社會對於女性身體、服儀與性道德的社會制約。與此同時，印尼經濟的開放與發展，一方面造就中產階級興起，另一方面卻受到全球新自由主義影響，加深了社會貧富差距與穆斯林大眾對生活的不確定感。穆斯林中產階級提升了對清真商品與生活風尚的需求，時尚頭巾也在穆斯林時尚產業與社交媒體行銷推波助瀾下，受到都市中產階級與白領階層婦女的喜好，也推動了印尼更進一步參與全球穆斯林時尚產業。然而，印尼穆斯林社會再伊斯蘭化與保守轉向及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使得頭巾穿戴與伊斯蘭法解釋在伊斯蘭對女性的道德管控—女性自我解放、宗教倫理的慾望克制—清真生活的消費物慾之間產生折衝與矛盾，此一矛盾亦顯示重生穆斯林的網紅行銷策略與原教旨主義者的清真禁慾雙重並存的現象。

回到 van Bruinessen 所揭櫫的西化、阿拉伯化與本土化的三個宏觀歷史潮流對印尼伊斯蘭發展的影響，從本文對印尼改革時期二十年時間穆斯林婦女頭巾穿戴風格變遷所做的歷史考察，可以得知頭巾風格的變遷反映出印尼伊斯蘭虔信、清真商品化與社交媒體網路所交織出來的印尼穆斯林社會宗教地景，正邁向一種更深層的伊斯蘭化。印尼邁向所謂後改革年代，未來穆斯林頭巾穿戴風格是否繼續受到虔信化、商品化與數位網路化三股歷史趨勢所影響？頭巾穿戴風格是否會開展出所謂「群島伊斯蘭」的另類的本土化路徑？此一課題，值得投入更多的關注。

## 徵引書目

### 一、專書

#### (一) 中文

林美香,《身體的身體：歐洲近代早期服飾觀念史》，臺北：聯經出版社，2017。

張小虹,《時尚現代性》，台北：聯經出版社，2016。

韋伯(Max Weber)著，康樂、簡惠美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臺北：遠流出版社，2020。

韋伯(Max Weber)著，康樂、簡惠美譯,《宗教與世界：韋伯選集(II)》，臺北：遠流出版社，2000。

#### (二) 印尼文

Pelangi, D. *Brain, Beauty, Belief: Panduan Menjadi Muslimah yang Cerdik, Cantik dan Baik*. Jakarta: Gramedia Pustaka Utama, 2014.

Siauw, F. Y. *Yuk, Berhijab*. Jakarta: Alfath Press, 2017.

#### (三) 西文

Bruinessen van, M. ed.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in Indonesian Islam: Explaining the Conservative Tur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3.

Hamdani, D. *Anatomy of Muslim Veils: Practice, Discourse and Changing Appearance of Indonesian Women*.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1.

Indonesian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The Indonesia Masterplan of Sharia Economy 2019-2024*. Jakarta: Indonesian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2019.

Lopez y Royo, A. L. *Contemporary Indonesian Fashion: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9.

Rudnyckyj, D. *Spiritual Economies: Islam, Globalization, and the Afterlife of Developm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 二、期刊論文

Atia, Mona. "A Way to Paradise: Pious Neoliberalism, Islam, and Faith-based Developmen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102, No. 4, 2012, pp. 808-827.

Anggadwita, Grisna, H. D. Mulyaningsih, V. Ramadani, and M.Y. Arwiyah. "Women Entrepreneurship in Islamic Perspective: A Driver for Social Chan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Globalization*. Vol. 15, No. 3, 2015, pp. 389-404.

Afrianty, Dina. "Rising Public Piety and the Status of Women in Indonesia Two Decades after Reformasi," *TRaNS: Trans-Regional and-National Studies of Southeast Asia*,

- Vol. 8, No. 1, 2020, pp. 65-80.
- Ansor, M. "Post-Islamism and the Remaking of Islamic Public Sphere in Post-reform Indonesia," *Studia Islamika*, Vol. 23, No. 3, 2016, pp. 471-515.
- Baulch, Emma and A. Pramiyanti. "Hijabers on Instagram: Using Visual Social Media to Construct the Ideal Muslim Woman," *Social Media+ Society*, Vol. 4, No. 4, 2018, pp. 1-15.
- Beta, A. R. "Hijabers: How Young Urban Muslim Women Redefine Themselves in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Vol. 76, No. 4-5, 2014, pp. 377-389.
- Beta, A. R. "Commerce, Piety and Politics: Indonesian young Muslim Women's Groups as Religious Influencers," *New Media & Society*, Vol. 21, No. 10, 2019, pp. 2140-2159.
- Brenner, S. "Reconstructing Self and Society: Javanese Muslim Women and 'the Veil',"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23, No. 4, 1996, pp. 673-697.
- Dartanto, Teguh, F. R. Moeis, and S. Otsubo, "Intragenerational Economic Mobility in Indonesia: A Transition from Poverty to the Middle Class in 1993-2014," *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Vol. 56, No. 2, 2020, pp.193-224.
- Davies, S. G. "Skins of Morality: Bio-borders, Ephemeral Citizenship and Policing Women in Indonesia,"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 42, No. 1, 2018, pp. 69-88.
- Diprose, Rachael, D. McRae, and V. R. Hadiz. "Two Decades of Reformasi in Indonesia: Its Illiberal Tur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49, No. 5, 2019, pp.691-712.
- Hew, W. W. "THE ART OF DAKWAH: Social Media, Visual Persuasion and the Islamist Propagation of Felix Siauw," *Indonesia and the Malay World*, Vol. 46, No.134, 2018, pp. 61-79.
- Jones, C. "Fashion and Faith in Urban Indonesia," *Fashion Theory*, Vol. 11, No. 2-3, 2007, pp. 211-231.
- Jones, C. "Materializing Piety: Gendered Anxieties about Faithful Consumption in Contemporary Urban Indonesia,"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37, No. 4, 2010, pp. 617-637.
- Lyansari, K. N. "Hijrah Celebrity Creating New Religiosities, Branding Economics of Lifestyle in the Age of Muslim Mass Consumption," *Analisis: Jurnal Studi Keislaman*, Vol. 18, No. 2, 2018, pp. 211-232.
- Kitley, P. "Playboy Indonesia and the Media: Commerce and the Islamic Public Sphere on Trial in Indonesia,"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Vol. 16, No. 1, 2008, pp. 85-116.
- Rakhmani, I.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Gendered Morality in Indonesia's Halal Consumerism," *TRaNS: Trans-Regional and-National Studies of Southeast Asia*, Vol. 7, No. 2, 2019, pp. 291-312.
- Sandıkcı, Ö. "Religion and the Marketplace: Constructing the 'New' Muslim Consumer," *Religion*, Vol. 48, No. 3, 2018, pp. 453-473.
- Slama, M. "Practising Islam through Social Media in Indonesia," *Indonesia and the Malay*

- World*, Vol.46, No. 134, 2018, pp. 1-4.
- Smith-Hefner, N. J. "Javanese Women and the Veil in Post-Soeharto Indonesi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6, No. 2, 2007, pp. 389-420.
- Sunesti, Yuyun, N. Hasan, and M. N. Azca. "Young Salafi-Niqabi and Hijrah: Agency and Identity Negotiation," *Indonesian Journal of Islam and Muslim Societies*, Vol. 8, No. 2, 2018, pp. 173-198.

### 三、專書論文

- Bruinessen van, Martin. "Islamic State or State Islam? Fifty Years of State-Islam Relations in Indonesia," in: Ingrid Wessel ed. *Indonesien am Ende des 20. Jahrhunderts* (Hamburg: Abera-Verlag, 1996), pp. 19-34.
- Chiou, Syuan-yuan. "Junus Jahja and Chinese-Indonesian Muslims in Indonesia," in Chee-Beng Tan ed. *After Migration and Religious Affiliation: Religions, Chinese Identities and Transnational Network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5), pp.273-307.
- Chiou, Syuan-yuan. "Chinese-Indonesian Muslim Businessmen's Relations with Sukarno: the Case Study of Abdu Karim Oei and Masagung," in Nabil Chang-Kuan Lin, ed. *Commerce, Knowledge, and Faith: Islamization of the Modern Indonesian and Han-speaking Muslim Ummahs* (Tainan: Center for Multicultural Studies, NCKU, 2020), pp. 133-155.
- Dalacoura, Katerina. "Islamism and Neoliberalism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2011 Arab Uprisings: The 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 in Egypt and Nahda in Tunisia," in Emel Akçalı ed. *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Future of the Stat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 61-83.
- Kailani, Najib. "Creating Entrepreneurial and Pious Muslim Subjectivity in Globalised Indonesia," in Leonard C. Sebastian, Syafiq Hasyim and Alexander R. Arifianto eds. *Rising Islamic Conservatism in Indonesia: Islamic Groups and Identity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p. 198-209.

### 四、電子資料

#### (一) 印尼文

- Al Amin. "Tweet Ustaz Felix Siau, Sebut Selfie Haram hingga Dimuat Media Asing." *Merdeka.com*, January 30, 2015, <https://www.merdeka.com/peristiwa/tweet-ustaz-felix-siau-sebut-selfie-haram-hingga-dimuat-media-asing.html?page=1> (accessed February 6, 2020).
- Majelis Ulama Indonesia (MUI), "Pakaian Pertontonkan Aurat, Sipan di Museum." March 13, 2006, <https://reurl.cc/NAj8Z9> (assessed October 5, 2020).
- Triono, Sugeng. "MUI Haramkan Jilboobs." *LIPUTAN 6*, August 7, 2014, <https://www.liputan6.com/news/read/2087827/mui-haramkan-jilboobs> (accessed

February 8, 2020).

（二）西文

Jones, Carla. "Circulating Modesty: The Gendered Afterlives of Networked Images." *American Ethnologist*, November 8, 2017, <https://reurl.cc/q5dbVR> (accessed May 5, 2020).

Suroyo, Gayatri and Agustinus Beo Da Costa. "Indonesia Postpones Vote on Bill Criminalizing Sex Outside Marriage." *REUTERS*, September 20,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indonesia-politics-rights-idUSKBN1W50Y3> (accessed October 8, 2020).

五、學位論文

Rifah, Erwin Nur. "Women under Sharia: Case Stud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haria-influenced Regional Regulations (Perda Sharia) in Indonesia." PhD diss., Victoria University, 2014.

（責任編輯：楊智盛）